梁

吳平侯景子勸 弟昌 勱 昂 昱 勔

文帝十男

長沙宣武王懿子業 業弟蕭 蕭 孫超宗 蕭

獻子韶 韶 韺

獻弟勔 勔

永陽昭王敷

衡陽獻王曒

桂陽簡王融子豫章

臨川靜惠王宏宏子正德 正德子見理 正義 正仁 正德

正德弟正則　正立子貴
正立弟正表　正信　機弟雅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雅
南平元瑾王偉　偉子恪　恪弟恭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詡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　詡弟修　修弟泰　泰弟浪
亮弟映

武帝八男

昭明太子統　子歡

豫章王綜

南康簡王績　子會理　會理弟子慕　慕子譽

盧陵威王續　子應　應子圓照　圓照子圓正

武陵王紀　子圓照　圓照子圓正

簡文諸子

豫章王大心
尋陽王大春
邵陵攜王綸　子堅　堅子確

哀太子大器
臨川王大欽
南海王大臨

南郡王大連
安陸王大春

桂陽王大成
汝南王大封

瀏陽公大雅
新興王大莊

西陽王大鈞
武寧王大威

皇子大訓
義安王大昕
樂良王大圜
元帝諸子
忠烈世子方等
愍懷太子方矩
陳
永脩侯擬
宜黃侯忌紀
建平王大球
綏建王大孳
貞惠世子方諸
始安王方略
遂興侯詳
鄱陽獻王昌子伯信
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泰
文帝諸子
始興王伯茂
新安王伯固
廬陵王伯仁
武陵王伯禮
桂陽王伯謀
宣帝諸子
始興王叔陵
鄱陽王伯山
晉安王伯恭
江夏王伯義
永陽王伯智
豫章王叔英

長沙王叔堅
宜都王叔明
新蔡王叔齊
淮南王叔彪
尋陽王叔儼
義陽王叔達
武昌王叔賓
臨賀王叔敖
西陽王叔穆
南郡王叔澄
岳山王叔韶
巴東王叔謨
新會王叔坦
新昌王叔榮

後主諸子

太子深
南平王嶷
南海王虔
建安王叔堅
河東王叔獻
晉熙王叔文
始興王叔重
岳陽王叔慎
巴山王叔雄
湘東王叔平
陽山王叔宣
南安王叔儉
沅陵王叔興
新興王叔純
臨海王叔顯
新寧王叔隆
太原王叔匡

吳興王胤
永嘉王彥
信義王祗

邵陵王劭
東陽王恪
錢唐王恬
梁
吳郡王藩

吳平侯景字子昭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吾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急鄉里號曰墟十二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宣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為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二府稱為長者遷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嗣仕齊為廣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頃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譽嗣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唐唐瑀之反別聚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曰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在郡吾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吾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凝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

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
踐阼以景行南兗州事時天下未定沔北倉卒變各據塢
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武
帝踐阼封吳平縣侯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景君州清恪
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民敬畏如神
明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以
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爲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
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已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宮
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
出爲寧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刺史元
志攻潕溝馳迫羣蠻羣蠻悉屢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虫
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
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
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申兵
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潕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二迎
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民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詞訟
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十二年

復爲鎮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
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武
帝雖屬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
年加侍中及太尉楊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
爲安右將軍監楊州置佐史即宅爲府景越親居楊州
固辭至于流涕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
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
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
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爲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

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蕩戍
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勳
嗣勳字文約弱不好言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
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至墓或遇風雨仆
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
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舍
人景薨勳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絶會叔
父曇一下詔獄勳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
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

爲隋漸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
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
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民悲泣數百里
中舟棄塡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
與之至新淦縣圻山村有一老嫗以擊鼈魚自送舟
勵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
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
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實多爲海暴勵征討
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以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

當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
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
郡立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徵爲太子左衛
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蜜正欲前翻之顧
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二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
漢記略能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
數亦不差失時人以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立

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勳字文肅少以清靜自立
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寶元年與南康王會
理謀誅侯景事發遇害勳弟勃字文祖封豪鄉侯位太
子洗馬及勸同見害勳弟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
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
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雖承制授
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為廣州刺史後定江
表以王琳代為廣州以勃為晉州刺史魏剋江陵勃復
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
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景弟昌字子建
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酣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
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
宗正卿屢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寖悸
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剌而卒昌弟昂字子明位輕車將
軍監南兗州初兄景弟為兗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
人方之馮氏徵為琅琊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
十許蓽髮著黃衣在虎窟山左右至中無所脩行雖不甚食
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鴨一雙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

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祆惑鞭
之二十劉即表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又之
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昂弟昱字子真
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游冗雜亢善屠牛業
以為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
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
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普通
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
海郡行至上虞有物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
意踰道持戒又精懃帝甚異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
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句日之間郡中大安俄
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謐沸設祭莫於郡庭
者四百餘人有田舍婦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
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
紀其德又詔斷表末贈益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文帝十男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
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敷

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阼追封鄱王陳太妃生臨川靜
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
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
鄧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
稱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是歲魏軍入漢
中遂圍南鄭懿壹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氐帥楊元
秀攻取魏壁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
殺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
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詔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
說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
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寶玄圍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
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二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
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勳者不賞之功當明君賢士
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處若賊滅已宜勒兵入宮
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合表還歷陽託
以外拒為事則威震內外誰敢不從如一朝放兵受其
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懿長史徐曜甫亦以為勸懿

並不聽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追斬慧景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如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勳高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長史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吾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耶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州深爲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官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當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詔兗懿等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未奏追皇考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畢後尊又臨軒命冊識者頗致譏議焉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爲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

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
南兗州刺史遷私邸米儥人作麪以砌城武帝善之徙
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
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
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
四年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謚曰元王文集行於世
子孝儼嗣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
從幸華林園於坐賦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
甚美帝深賞之薨謚曰章子脊嗣業弟藻字靖藝仕齊
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時鄧
元起在蜀自以有劍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
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讓聚衆數萬據
郫繁作亂藻至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
藻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羣賊弓亂射矢下如
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賊乃夜遁
藻命騎追擊平之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
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爲內
藏綺穀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

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
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
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年寖久一州刺史頻莅州鎮
民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爲軍師將
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爲有司奏免官削
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薨事
出爲冠軍揚武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
何憂入爲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讓不許大同五年遷
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
獨處一室牀有塵文張宗室衣冠莫不稽則常以爵祿
過每思弭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愛重之自遭
家禍恒布衣蒲帶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
以此稱之出爲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彧率兵
入援及城陷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
藻弟猷封臨汝侯景遣其儀同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朝神志
京口藻因感氣疾不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大台鉉任寄
特隆既不能誅剪羣凶豈可臨危苟免乃與猷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
飲至一斛每醉祀書

後爲侍中中護軍遷
萬攻州城猷兵糧俱
田老逢一騎浴鐵從
日已晡騎舉鞘曰後
有數百騎如風一騎
來救臨汝侯當此時
士偶皆泥濕如汗著
客遑內遂有香橙未
都以憂愧成疾卒謚
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
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
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
令之疾焉欲及日破賊
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
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
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
曰盤以與神交也猷
土偶皆泥濕如汗著
客遑內遂有香橙未
都以憂愧成疾卒謚
子韶初封上
田縣都鄉侯太清初爲
人士多往尋焉會
爲一卷客問者便
之爲隆安紀十卷
清紀十卷矣韶
韶既承旨撰著多
封長沙王遂至
袖之歡衣食所
郢州信西上江
人城陷奉詔西
之亂離令之
太清紀其諸
所實録湘東王德之
郢客韶亦爲信傳
陵途經江夏
奔及至江陵
書韶亦可爲太
議論多謝
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
幼童度信愛之有斷
酒後爲
韶接信甚薄坐
青油幕下

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讓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踏者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耻韶弟駿字德顯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絶人與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超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爲賊任約所禮謀召鄱陽嗣王範襲約爲約所害獻弟明字靖徹天監二年倒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舉下忠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讀表以功自初升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儁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罷臨海太守東郡頗有資產丹貪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俄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爲還之後爲建康正坐事流廣州朗弟淵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受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仆採石出自肥陵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率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改以淵明代爲都

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勑衆軍止於寒山築堰引淸水以
灌彭城使城自殄愼勿妄動淵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
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版魏遣將慕容
紹宗赴救淵明素無謀略號令莫行諸將各掠居人淵
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淵
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迫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
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陣苦戰伯
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
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
[illegible]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淵明醉不能興衆軍大
敗淵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帝
帝引見淵明及諸將帥[illegible]其慕容送晉陽勑海王高澄禮淵
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
常二六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見梁主厚意不謂一朝
失信致此紛紜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淵明書告武帝
方致書以慰高澄東魏除淵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
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淵明至梁并
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令上堂坐漢卒

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湊軍漸進淵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湊破東關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淵明於是梁興廣慶齊師北及淵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境内以方智爲太子授王僧辯爲大司馬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優奉晉安王是爲敬帝而以淵明爲太傅建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于歷陽明年齊人徵淵明霸先猶稱蕃將遣使送淵明頓發詣亦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爲隨郡内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輩聞倒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循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帝稱善召爲盧陵王諮議參軍率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

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謚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薨名仕齊位太常封江
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
謚曰宣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
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
聞開棺無益二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子獻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
王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
曰簡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象字世翼容
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冊楊尹象生長
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
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
外自此靜息父老咸稱德政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
兼遷祕書監薨謚曰敬子愷嗣愷字元貞位信州刺史
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勑還蕃尋為張纘所構
書報湘東王曰河東王易二蕃捐角欲襲江陵湘東乃
水步兼行至荊鎮愷尚書平江津系以為意湘東至乃召
愷深加慰諭愷心乃安留止省內愷心知禍及遂肆

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遠幼
容止可觀仕齊為北中郎
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恵藏
迎建康平為中護軍領石
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
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
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驍
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
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
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每
入宏閤魏援近畏懦不敢
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吕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
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公曰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
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欲賢是求何難之避焉仙琕曰王
安得亡國之言天子埽墻
生一寸昌義之怒髮盡豎
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
劒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
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
使全師而還又私謂裴邃

中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髭眉
桂陽王劭曹及宣武之難兄
公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
頭戴戒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
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每
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
入宏閤魏援近畏懦不敢

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答相
便違羣議俱軍不前越
曰不畏蕭娘與共但
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為
遂為敵人見欺如此
洛曰宏固執不聽乃
軍政不和人懷憤怒
梁人自剋梁城已後
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諸將
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
知真不武遣以巾幗北軍歌
合肥有童虎虎謂童叡也僧
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
欽遣裝寧遂分軍取壽陽大衆俱
梁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
軍中白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
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曰
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
若不能破賊貴令公等失
衆散而歸豈不甲投兵蒲
宏棄小船濟江夜至白
謂曰吾為人師一朝棄
將軍裴之屬亦未可當
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曰
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
若不能破賊貴令公等失
衆散而歸豈不甲投兵蒲
宏棄小船濟江夜至白
謂曰吾為人師一朝棄

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縊食饋之惠
紹闔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爲
司空錄尚書事冬以公事左
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未拜遷揚州刺史所生
母陳太妃薨公職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
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殺人有勑嚴討法壽在宏府內
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帝司奏免宏司徒
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及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
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憤憤著下每有竊
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帝每貰之十七年帝將
幸光宅寺有士伕於驃騎論待帝之出帝將行心動乃
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注誚宏曰我人才勝
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周公漢
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乃以罪免而縱恣不
悛奢侈過度第宅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
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輦百千萬
好食鱣魚頭常日進三五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旁食之不
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於

王侯後宮兄弟縱橫都下宏未幾復爲司徒普通九年
遷大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帝篤於友于
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
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劒爲六十人謚曰
靖憲宏以介弟之貴無他才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
間在內堂之後關鑰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
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左右他日送盛饌與
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舊酣射聲校尉丘佗卿
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寢行汝後房便
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
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依
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二十餘間帝與佗卿指計見
錢二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胥雜
貨但見滿車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
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宏都下有數十邸
出懸錢立券與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
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之制懸券不
得復驅奪自是之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

豫章王綜以宏貴吝遂爲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何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爲皇后帝嘗爲二日齋諸主並豫永興乃使一僮衣以婢服僮踰闕升屬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恐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內與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問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趣帝後八人抱而禽之帝驚墜於床擁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哭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安吉敏得令稱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謚哀世子正仁弟正義嗣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蜀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口城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其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晉日上再臨幸遂通小輿帝大悅登望久之勑曰此嶺不

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東帛
後爲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愚招
聚亡命破冢暴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覺嗣未立
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
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
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
史項之奔魏去之日詠竹火籠詩一絶內火籠中以自
譬曰損幹蛩由盡蘭麝欲知懷炭日正是寢冰
朝至魏自稱梁被廢太子時齎簫寶寅先在魏表魏帝
曰豈有伯爲天子父爲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若
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
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
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公行剽掠時東府
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則有董黃門子暹世謂之
董世子者也南岸則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
姓巨蠹多聚亡命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勳豪
子弟多縱恣以淫盜爲務殺爲業父祖皆不能禁尉暹亦
莫能御車服牛馬各有標號謂之西豐駱馬樂山烏牛

董遲金帖織成戰袍直七百萬後正則爲刼殺沙門徒
嶺南死洪爲其父冤奏繫東治死於徒遲坐與永陽王
妃王氏亂誅二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華尋除
給事黃門侍郎六年爲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侵正德
輒棄軍走爲有司所奏下獄帝切詔責其過失免官削
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後封罰正德
北還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
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爲丹楊尹坐所部多刼盜復爲
有司所奏去職出爲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

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餓死
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讐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
室並以爲倉自征虜亭至二千方山悉略爲畜奴僮數
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奸心景黨徐
思玉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鄴具以
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以景觀之
計日必敗大王當當儲貳而被廢黜天下義士竊所忿
慨大王豈得顏此私情蓄怨景雖不武實思自奮
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

之及景云正德懲消遣空
知其謀以正德爲平北
向埧闕三拜跪辭歔欷
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
惡反之賊以正德爲天
故以應也又世人相很
理爲太子以女妻景景
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
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

之號降正德爲侍中大司馬正德入閒訣拜且泣
武帝曰毀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爲賊所賣深自咎
悔密書與鄱陽嗣王超令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
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
縗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
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哼爲柳夫人生二子焉日
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張準有一雜嫫正德見而奪
之尋會重雲殿爲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
記焉曰張準雜嫫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

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雜媒還之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鼠賀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帝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麤長劒短衣出入廛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集羣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譖劫盜削爵徙巴陵林帝勑廣州日給酒食兩中官司猶處以侯禮正則泣訴父與西山督護

蔚山顧通室招誘亡命將龍泰雷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廁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聽絕屬籍妻子特原正則弟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户正立改封實土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户後位丹楊尹薨謚曰敏子貴嗣貴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為侯景所立貴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

爲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興中宿世子子愷
告之賊矯封貴竟陵王子愷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貴爲
宗正卿子愷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士君當晝臥見柳
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貴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黎
之正立弟正表字公儀封山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
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知正
德附賊遂盤桓不赴援賊尋少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
南郡王正表於歐陽立擊斷截援軍南寨王遣軍擊破
之正表走還鍾離據州降王康魏魏封爲蘭陵郡王後
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空公諡曰昭
烈子貴壽嗣正表弟正信字公理封武化縣侯與正立
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
八字銘以譏之正信不悟搖玩自若位給事中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
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
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
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
靜雖左右近侍非王衣冠弗之見壯齊爲太子舍人長

沙王懿之難臨川王宏以下請第姪皆匿人間武帝兵
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
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兵革
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以私財贍
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
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恤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
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
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
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渠斷絕外司請依舊檄
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
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辛懇遷荊州刺史
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
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皆是歲魏縣孤城人反殺豫州
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
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
人百姓大悅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

祈楚望俄而雨降遂獲有年又武帝太守為弟所殺乃
偽云土反秀照其姦慝望風款首款咸謂之神於荊州起
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十三年為鄖州刺史加都督
鄖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
務在約己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為戰
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
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
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
刺史魯賢為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稈蔽
而魯生超秀互相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
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夢武帝甚痛悼焉初秀
之西也鄖州人相送出境闔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
及薨四州人列衣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鑾迎秀
閭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
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
所養鵲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鄙旦臨
公事廚人進食誤覆之去而殺亦帝嘗終朝不飯亦帝之
也時諸王並下士獨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

重士方之四豪秀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
孝標使撰類苑書立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
昆弟及爲君臣小心謹畏過於疎賤著帝益以此賢之
少偏孤於始與王憺尤篤愔父爲荆州刺史常以所得
俸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
佐史夏侯亶等表立豆碑誌銘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
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
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録遂四碑並建子機嗣機
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

書博學彊記然而好弄尚力遂士子通小人爲州里所
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辭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内怠
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爲簡文所親賞普通
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
有赤地大旱吳人號爲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
捽節死之推弟撝字智遐性温裕有儀表封永豐縣侯
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來聘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
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黄門侍郎累遷黄門郎西梓潼二

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僭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
撝一人紀封撝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
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
運守潼州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乘虛伐蜀迥入劒閣長
驅至成都撝見兵人而倉庫空竭於是率文武
於益州城北共迴孔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魏授撝開
府儀同三司封歸義縣公周閔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
武成中明帝令諸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
撝亦豫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

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邑陵縣五
百户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
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
昔王長雲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
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
將還部人李潦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
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蜀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
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
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

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撫善草隸書名亞王褒善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為東中郎將從撫入魏周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為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憲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偉行雍州府事及帝

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帝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蕭穎胄憑暴卒西朝兗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瓚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鄉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致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

蕃而但加奉秩十五年所注母陳太妃薨號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由是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爲中書令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軆度少好學篤誠趨賢重士四方游士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齋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麗有侔造化立游客省於其中梁蕃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慮尤歛窮之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頴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子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祈寒積雪則遣人載薪米隨之絕者賑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情性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郡僻訓以義方斯人靳疾而不得助王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云世子恪嗣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喧譁一辭數

屢輸錢方得聞徹寬容有江仲舉蔡邕王臺卿度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美譽積故人聞歌曰江平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為刺史洛還奉見武帝帝以人間語問之洛大慙不敢一言後訴訢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郢州刺史及亂邵陵王至郢洛郊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洛歸荊州元帝以為尚書令司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還都以洛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杜禊大寶二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諡

王諡節恪弟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勑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氣夜退二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逆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無所問即日取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

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
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
尤好賓交酬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
頗事聲譽勤心著述起酒未嘗妄進恭每以為勞神不
如已之肆意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恭至州政績
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政德碑是
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下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
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扶之不下又以酒晡
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相視者竟無所見恭聞而惡焉
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儲蓄數州粟以實倉恭乃多取
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剋百姓為荊州刺史
盧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削爵土在都朝謁白服隨列帝
問白衣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
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
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
帝追諡曰僖侯子靜嗣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為宗室
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
蒲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

弗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爲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恭弟祗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厲武帝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圍建鄴祗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入援會州人反城應景遂奔東魏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元帝平侯景與齊通好齊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更變魏剋江陵祗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祗至鄴祖卒放居喪以孝聞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多在宮中遂被寵待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摘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主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鄱州刺史加都督初鄱城內疾疫死者

甚多不及藏瘞恢下車遷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郡
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
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部督益州刺史成都督新城五百
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
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
侍中司徒諡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章有士大
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後有目疾父發視瞻
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
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
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寮
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答者恢顧
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
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
不守番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
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
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行至荊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

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荆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劒邁剋復華陽增封尋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慕古招集文才率意題詠亦時有奇致後爲都督雍州刺史作牧荒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脩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爲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怒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謡云莫忽忽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徒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爲丹楊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謡言而求爲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謡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已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白曰嗣王範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

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昇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欒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悅行至宿豫貞陽侯淵明請行又以淵明代之而以範爲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之迹已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城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嗣爲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巴陵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盆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意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祕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悟爲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龔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鉤求得之及于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

降賊賊盡於石頭阬殺之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善
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優倾身養士
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將士皆乏
絶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戰嗣按劒叱
之曰今日之戰乃蕭嗣効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
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絶
妻子爲任約所禽初範既與尋陽王大心相持及嗣之
死猶未敢發範喪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
簡文即位之後景周衛轘轅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

毅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宸昏左右天子與之講
論六藝不輟於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
自踈諮不忍離帝朝覲無絶賊惡之令人刺殺諮於廣
莫門外諮弟脩字世和封宜豐侯筋力貞固風儀嚴整
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
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
後部伍多致沈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
得無他葬訖因廬墓次先是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跡野
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衛尉卿

初脩兄嗣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違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爲邊州帝以脩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曹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廉勸脩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敲日而至噪息之間食蟲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爾晝勞問手詔曰大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溢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嘖嘖脩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藺固諮以當世之事具觀脩意脩泣涕爲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脩之時不爲不義一夕忽有狗據脩所臥牀而卧脩曰此其哉乎因大脩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脩遣記室參軍劉瑱至益

州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將楊乾運救之拜脩隨郡王瑫還至嶓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瑫至城下說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及爲說客邪命射之問信遣至荆州元帝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磨甚勇有口辯求爲覘候見獲以辭語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爲侯景所敗王何爲守此孤城脩答守之以死誓爲斷頭將軍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盡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爲紀綱之僕元帝忿其爲變中使覘伺不絕於道至之夕命劫籍之及曰脩義輸馬仗而後帝安脩入覲望閤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兵荒人户凋弊脩勤勸穡務本未暮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宗室有聞望者動加誅翦脩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屬長年深相敬禮及聞江陵被圍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恭帝立遥授脩太尉遷太保時梁室寖微脩雖心圖義舉而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血而薨時年五十二脩弟泰字世怡封豐城縣侯歷位中書舍人傾財竭產以事時要

遂得超遷爲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獷前後刺史並撫
綏之秦至州徧發人丁使擔費與肩繼等物不限士庶
有耻爲之者即加杖責其多輸財者隨放免之於是人
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城陷被執尋逃至江陵元
帝平景以秦爲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子謹平
江陵遂隨兄脩於郢州及脩卒即以秦爲刺史湘州刺
史王琳襲秦秦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不
就乃奔于齊齊用爲永州刺史陳天嘉五年周大將軍
權景宣略地河南秦遂歸長安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
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
惠深爲吏民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美風儀善談
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關
皇中至吏部侍郎坐太子勇事誅秦弟退封湘潭縣侯
位青州刺史建鄴陷與從兄定襄侯祗俱入東魏齊天
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量北人於南
士中稱慨爲長者好學善草隸書歷位著作佐郎待詔
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爲西中

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爲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襄和帝即位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訓王瑨等兵逼荆州蕭頴胄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憺行荆州事憺潔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瑨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爲都督荆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爲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閣四年荆州大旱憺佈人祠于天井有巨[illegible]

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自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登隄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爲牲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邵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慫慂洲人皆得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禮葬

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民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二人之父爲爹故二公後爲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憯性好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郎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爲常憯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荅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學在官十四年遷都[illegible]州

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憯聞之自投于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産贈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義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黄閣薨二官悲惜輿駕臨喪者七焉贈司徒謚曰忠武憯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憯有惠西土荆州人聞其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後以避哀子亮嗣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

音謂祭酒袁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以
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聘美人容儀普通二年封廣
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席地哭不絶聲不嘗穀粒唯飲冷
水因患癰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憯顦難堪未堪追贈國封
嗣王陳讓既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
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爲吳興太守郡累不
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
製嘉穀頌以闡中詔稱美後爲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
民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
名山多所憩寢又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义行部伍
中暎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
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已六十又無孫息家
闕養之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
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
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百
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三百四十
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
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

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一兒兒遂無影將二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復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

湘東王愛音重異遂留其枕幙後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寬侯曄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憐特所鍾愛及憐不豫曄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憐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頃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晉陵太守美才伎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轂木屐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爲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

南浦並豫密宴號爲東宮四友簡文曰有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崔林村舊多猛獸爲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曄寢疾厥至官曹雖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武帝八男

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

武帝八男

續阮脩容生孝元皇帝吳敬侯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荀脩容生武陵王

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二年襲陽武帝既幸垂殭仕方有家嗣時徐元瑜降又荊州使至云蕭頡胄暴卒時人謂之八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年幼舊於內拜東宮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庶戚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敏二歲授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常懽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使留永福省或五日

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書省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謁畢親臨釋奠千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忽視良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始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以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每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便太子決之建康縣獄訛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令縱不以真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大

子於太極殿設自制大子著遠游冠金鏤畫絳纓云云其詣
加金博山大子美人宴客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論其皆
憶無遊宴祖
無所點易帝
覽衆經乃於
僧自立二諦
以爲至德所
自炙流衣膳
東宮禮絕傍

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
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大子亦素信二實備
感時俗稍奢大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
兼肉二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臨臨事以
親書論並依常儀大子以爲疑命僕射劉

子綽議其事孝綽議曰
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寤
云服服雖可奪情豈無
情宜稱兼慕亲哭之
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
並同孝綽議大子令
慕悼又云凡二親
義義在云服服雖可
離悲意竟此理例相符

按張鏡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
衰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在
大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
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可稱
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云傍絕之
奪情豈無悲哀哭之後依常舉樂
離悲意竟此理例相符奪情悲哀哭之後緣情

為論此自難一也田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禪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案令上公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思當未妄近亦豈以此開外由來立意謂德應有慕皆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為大禪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万之事則成小差可緩悲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不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

文物出版社

寔步兵校尉朱异議禪慕悼之辭可終

異何典書簿用以為永準十七年十一月貢嬪有疾太子還求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喪哀毀還宮至殯將漿水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勑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彊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應我比更無餘病欲為汝故如此剛中亦塡塞成疾故應彊加餱粥不使我憂汝心雖屢奉勑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甚壯要胄帶十圍至是減削過

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
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
所奏謬誤巧妻皆即斯析示以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
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恕寬和容衆
甚愜不形於色引納士學之士嘗見愛無倦恒自討論墳
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遂以為常于時
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
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鑿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
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米畢禹侯戰成盛稱此中且奏女樂

大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勑賜太
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
子因命罷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
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
主衣絹帛每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
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
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
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

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如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踈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登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粗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

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勑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

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戊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鈞爲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貢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刑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版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枡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閤小兒攤戲後屬首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徙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二十卷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誉封齊陽郡王整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户女悉同正王蔡妃供待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爲異帝既廢嫡立庶海内嘩諤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齊陽王誉流瀁受拜累日不食初下貴嬪薨太子意人永得善墓地將斬葬有賣地者因閽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

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臣所得地於帝言帝末年多忌便命帝之葬果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踈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之寵終以此慙媿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臨卅楊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爲誘略之罪牒宮簡文追感太子寃揮涕詠之邈之兄子僧隆爲宮直前未知爲邈之姪即曰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遺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立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

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
奉以爲王棟方與妃張氏鋤麑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
所爲泣而升車及即位升武德殿斂有廻風從地涌起
飄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
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蔡
氏爲敬皇后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爲皇后未幾行禪
讓禮棟封湘陰王及二弟橋繆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
弟相扶出逢杜龕於道前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
棟曰倘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爲都督將發諮

元帝曰平城之後嗣君莫有何儀況帝曰六門
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
請別舉人由是帝別勑宣猛將皇朱買臣領行忍船會
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沈
于水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
三年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
景寇建鄴譽入援至書堂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
鎮時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
河東起兵岳陽聚米畫江陵元帝甚懼況米斷纘

而歸因遣談議周弘直至譽所怪問其糧衆譽曰各自軍
府何忽疑人使二反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
征之反為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並陳二禍
福譽謂曰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窘卒石槨寺譽逆擊
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
勿而有驍勇為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
元帝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將潰圍而出會
其壘下將慕容革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
我得一見七宮申此讒賊死無恨千者曰奉令不許遂
斬首送荊鎮元帝返其首於市初譽之將敗弓鏡照
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星孛焉手據地噉其腦又見白
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惡之俄而城陷岳陽
王詧別有傳列在載記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
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
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衰及得幸於武
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五常夢一年
少肥北向擊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絲轉成長心驚不已

頻密問淑媛淑媛問愛卑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
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大子次第幸蔡富貴
勿洩綜與淑媛相抱哭每日夜恒泣又每請宰閑戶
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敝衣廚
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
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蹔告綜于時大乏
唯有眠牀故皇複帳即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
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
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慾不
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於
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
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機聲綜後在徐州政
刑酷虐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攫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蒼
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術數性聰敏
多通每武帝有勑疏至輒怒恚形於顏色帝性嚴羣臣
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為莫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表陳
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勑答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
斬殺以帝小名練故也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

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餽以白雲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徵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欷歔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血滲即為父子綿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驗矣後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瘥夜遣人發取其骨更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遂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閤登宏羊車次遺簪而出居都下所為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為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萬及藥雇弓仗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宄數每舍淮陰蕭文龍家言文龍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帶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北所禽手勅綜令拔軍每使君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

相持夜潛與梁話苗文龍二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
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
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
卜地執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閤猶閉不
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
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
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驍馬乘之退走煥脚為抄所
傷人馬俱斃煥於橋下歇息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
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齧其前脚煥乃
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華大舟娚祖暉並為魏軍所
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
梁話苗文龍並為光祿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
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羣臣並平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
其屬籍改予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
新侯策免吳淑嬡俄遇鴆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
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夤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
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晝夜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
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公主拜駙馬都

尉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勅使
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綜後出為都督齊
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寶夤禽綜拜表
為之請命爾朱兆入洛綜為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
録送京爾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綜既棄州
為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初綜在魏不得
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以申其志聞者悲之〈魏節閔立
迎綜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於嵩山後梁人盜其柩來
葬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宜字思方位晉陵太守少
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讓小字四娘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
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王者有
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曾獨不之賞績見而詰之即便
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
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二百七十人詣闕
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
四年徵為侍中壓左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為江
州刺史下車淑媛愛愍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景加護軍嚴整不親視事大通三
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績寡玩好
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
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會理字長
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武帝所愛衣服禮
秩與正王不殊十二五爲湘州長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
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數曰我一
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
青草湖爲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
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爲魏師所侵還歸本鎮二
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
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龍袞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
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
武帝手詔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言天子本意感勸
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舉爲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
今有手勅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憂江北功
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聞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
爲憑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雖在

寇千每恩主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骨士時
范陽祖臺聚重紹先據廣陵起義期以會理為高應臺
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
是冬景徵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
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
取王侯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于時
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石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
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
郎豈不為吾致此邪然勿言王侯害會理褚翜竟以不
服赦之會理弟通理時有錢帛褚翜會理之舊同亦因於省閤
事之所被苦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問人遙曰褚
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帛褚翜會理之舊同亦因於省閤
事之所被苦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問人遙曰褚
服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新陽侯至
是亦遇害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二
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
人喪畢主公耳又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
哀感為之傷者二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
為之收淚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二人同八年封安

樂縣侯文理慷慨慕功名仁愛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
廢卷嘆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
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又理聚
客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樓及城破又隨會理還廣陵
周入齊爲賢之師行二日會理被遣董紹先據廣陵遂
追獲之防衛不得與兄相見乃僞請還都入辭母謂其
姊曰妾主日兄若至願使善爲計自勉勿顧以爲念前
途亦恩立功但未知天命如何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
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翰贈之眞辭不受又理曰從

當見憶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盧爲景所害元貞始悟
其前言往收葬焉

盧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盧陵
王少英果旅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
任城也中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薛鑾校尉大同
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爲
都督荆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始元帝尋吭脩容得
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盧陵王少
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荆州高人李巍兒者以才慧

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營戶業續貢衆以聞元帝
泣對使詐於簡文簡文不知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
荆州世所謂西歸内人者自是一王書問不通及續薨
元帝時爲江州聞問入閤而躍穫爲之破尋自江州復
爲荆州荆州人迎于州境帝數而遣之吏民失望續多
聚馬仗蓄養矯雄聰色愛財極意收斂舍儲庫藏盈溢
臨終有啓遣中兵録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
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
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矣王之過如日
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憲
以罪前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内庫閱珍物見
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
特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眞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
博學善屬文元王尺牘夭監十二年封邵陵郡王普通
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
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遠遊市里雜於廝隸嘗問賈
鯽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鯽以死自

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甫
爲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
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衮冕置
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剔襆捶之於庭忽
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
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
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官削
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爲爵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
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
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爲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
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勅責府府丞何
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爪
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向馬巷逆之以槊刺
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
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鸛子條姓名以啓勅
遣舍人褚雲整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推中禽
爪撤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
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之車載錢設鹽

蒜雇百姓食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綸鎖
在第舍人褚暈繫并王帥領供身守視免爲庶人經二
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豫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
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爲武帝
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自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大清
一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
都督率衆討景景將發帝試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
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
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次鍾離景已屢採石綸乃
晝夜兼道軍入赭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
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二萬發京口將
軍趙伯超詰問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
奄至賊徒六駿分爲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
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
部亂賊因合圍大軍大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京口軍
主霍雋見僞侯賊送于城下逼使云已禽邵陵王雋僞許
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爲糧盡還京口雋爲託邏所獲非
軍敗也賊以刀背敲其髀雋色不變賊義而捨之雋中

舍人靈超子也二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已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王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憙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慳悵無何風起飄沒于江于時元帝圍

江陵東王興於長沙既父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言大敵猶彊天難未雲豈可手足胔支自相屠害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率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躊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整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之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兵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

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
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
綸乃復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
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爲屈通乃卧大鼓使
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
雪飄零堯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沾灑舊主帥安陸人
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雲紛糅惟冢壙所獨不
下雪楊忠知而悔之使人守視殯焉百姓憐之爲
立祠朝岳陽王詧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
謚曰安侯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毅議謚法忘政
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
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
造器甲既涉聲問投之于江及出征戍備頗闕乃歎
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疑遂便零散今日事難
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
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歛望滋甚於是
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泄
又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

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
武帝終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而敗國基為天
下笑綸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
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
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顧以此為戲也侯景
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
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庶憤怨大清三年堅書佐
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喜容不相霑及
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勇
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祕書丞武帝
謂曰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
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旨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為征左
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
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
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軍
敗賊便負袍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
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患啓求召確入城
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詭城必

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勅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誰煞州鄉為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斫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時武帝方寢確排闥入啓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捷禁絕下慙得至此武帝歎曰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為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爾父無以二宮為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忌確咸勸景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政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啓家王勿以一子為念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

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真清也臨財
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
也紀特爲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二年爲都督益州
刺史以路遠固辭武帝素識乾象謂曰天下方亂唯益
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欷既出復入帝曰汝
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巂
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廷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
天監中震大陽城門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著以武
陵王當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蕭
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勅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
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
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十月甲辰
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
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貶監至蜀以書止之曰蜀中斗絶
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
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
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為於

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並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怦勉從子也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爲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宰簒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守召至鎖于省內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爲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爲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爲沙州刺史二人皆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伐蜀紀遣其將譙淹田軍赴援魏將尉遲迥逼涪水楊乾運以州降之迥即趨成都五月乙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

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鏁元帝復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劒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虜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可疾下大軍紀謂爲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說君尊仁宣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心不附率日夜思歸所著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咸以爲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徐臨水築壘禦琳及還蜀專制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爲追書使光州刺史鄭安平往喻意於紀許其任約謝荅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入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封狐千

里以茲王師
旺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獫匿遽
陵羯胡叛 與吾年爲一日之長屬當平亂之功膺此樂
推事歸當 璽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
友于兄弟 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
梨長罷讌 愉之日上林靜捿聞四鳥之哀鳴宣室被圖
嗟萬世之 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
又爲詩曰 回首望荊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
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
願赦淮南罪思報皐陵恩帝善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

遣所署參軍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
紀必敗送 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俱降游擊將軍
樊猛率所 領至紀所紀在船中統牀而走以金擲猛等
曰此顧卿 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
可見殺足 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還圍而守之陸法和馳
啓上密勑 樊猛率甲士祝文簡張
天成救刃 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二子圓蒲馳來就父紀
首既落圓 涌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
照曰阿郎 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爲公作奴法和叱

遣之圓昭字明同中大同初為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太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業部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副紀紀之構釁惡其謀也次茅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紀敗乃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既奉此明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比日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悶悲感必應自殺頻看不能死乃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已踈並命絕食於獄謚曰孝哀世子也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本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之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順王命及累破後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悌等與飲酔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有司奏請絕屬籍元帝許之賜姓蠶養氏紀最為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黃門時部陵[illegible]王公細屢要以衆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乃撫枕歎曰武陵有何

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慣慣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
曰武陵有恤民拓境之勳沒有何績敢藐之邪太清初
帝思之使善畫畫者張僧繇至西園寫其形以歸紀在蜀十
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
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
八千疋士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
馬便騎射尤工舞猶九日請武帳頂幢隊及閒國難謂
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臣濟世宇下黃金一斤為餅百
餅為簏簏至有百簏銀五倍之其化錢無紀繒采稱是錢敗

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設
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各離心莫肯為用
紀頗學觀古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譬望氣色嘆吒天
道推牀聲聞于下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壇于沙
洲不封無襯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
號祆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至四十有六靡
麋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祆花非佳事也時蜀知
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為利
申歲發蜀酉年入荊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

及明年則已東出矣紀第五子圓肅字明恭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僭號封宜都王除侍中自率兵下峽令肅攝守成都以圓肅為之副及尅進逼至圓肅與譙俱降魏授圓肅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爵城郡公以歸款勳別賜食邑君縣三百戶後拜成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復出為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養詔許之卒於家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為

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簡文二十子

簡文二十子王宣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豫章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盛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欸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圜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

不載

哀太子大器宇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勑太子爲臺内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奄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父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絶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疑在賊中每不盡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未須見殺脫復陵傲呵叱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又曰宫人憂迫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亂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横憂必死之命乎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太子所乘船入縱陽滿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還上岸豪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溺嗚咽命即前進

賊以太子有器度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
四月追諡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明善屬文
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郢
州刺史時年十三州事悉付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
言每合於理衆皆敬服太清元年為雲麾將軍江州刺
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城大心招
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二年臺城陷上甲侯蕭
詔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
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父逹降侯景既而又奉其
母來奔大心以為鐵舊將厚為撫養禮遇殊之事悉以委
之以為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
破之禽其將趙伽曼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葉合
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
上以溢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
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
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橫
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

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衆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益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膺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繞牀謂賊兩公王憎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侯景之亂大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爲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丗青丈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篪天性孝謹體貌環偉腎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爲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大清

三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
承制改封荏陽王大成性甚凶虐兼便弓馬至江陵被
甲夜出人謂爲劫掠之遂失左髻魏兵至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大清
三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
承制封汝南王魏兵至江陵入長安周封爲晉陵縣公入
隋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
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

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
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
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
玉年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
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冠揚
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

晉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爲苻楊堅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腳疾不能躡
履大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
平郡王性明慧風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
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請身代當時大球
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大哭
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宜早蠲如
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
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爲之傷及武帝崩
大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
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琰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
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口
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
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圜字仁顯簡文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神情

監生吳士衡

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大寶元年封樂良郡王丹楊尹簡文遇弒大圜潛遁獲免侯景平歸建鄴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辨僧辯乃給船艦得往江陵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方多故恐讒慝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二兩人不妄遊狎兄

文之閒止戔戔而已常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荅無滯元帝甚歎美之因謂曰昔河閒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又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効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遣大圜封克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遂降魏恭帝二年大圜至長安相國宇文泰以客禮待之周保定二年大圜受封始寧縣公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田宅奴婢俄而開麟趾殿召集學士大圜豫焉初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

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秘閣至是大圜于
麟趾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建德四
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
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
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
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
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
服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圜曰師遂克否對

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霸業遂今不下既攻矣能無亡事所
謂君以此始者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為
知言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為西河郡守卒大圜好
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十喪儀注五
卷要決一卷并文集二十卷

元帝諸子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
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
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嬖子也少聰敏有俊材善
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
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
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在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憂
爲魚因化爲鳥方其憂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
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
之進退常在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
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
諸母王氏以治容僥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
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
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
等欣然升舟冀免憂疑行至新林水遇候景亂元帝召之
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
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
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
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
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
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元帝忽

之因疏其穢行牓于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愼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忠壯世子命紹嗣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即位改諡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嗣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自溢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莊爲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蠡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禾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亡

貞惠世子方諧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悟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爲元帝所愛毋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

爲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
夏以鮑泉爲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
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特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
鮑泉摝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
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皆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
安得來始命閉門城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毡
辮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

元帝追諡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

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
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
及升儲位昵狎羣小多有過失元帝有廢立計未及行
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凶暴猜忍俱有元帝風敬
帝承制追諡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
琳之次姊元帝以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並蒙寵幸
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元帝結好西魏方略年數歲遣入
關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

並更誕子未出閤無封失名

陳

永脩侯擬字公正高祖之睩屬也少沉貲性質直彊記
高祖南征交趾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
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盛南徐州事高祖踐阼廣封
宗室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磐石懿親用隆大漢故
會盟則異姓爲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紀合枝幹廣
通藩屏前王懋典列代常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
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
正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襲從子晁見從孫假節員外郎
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詵假節信威將軍即通直散騎侍
陽縣開國侯詣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
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詳正威將軍通直散騎
侍郎慧紀從孫敬雅敬泰並枝戚密近劬勞王室宜裂
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永修縣開國侯襲鍾陵縣開國侯
晁建城縣開國侯見上饒縣開國侯詵慶化縣開國侯
詣仍前封祁豫章縣開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
縣開國侯敬雅寧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

五百户文帝嗣位擬除丹楊吏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軍將軍諡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爲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鄴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天嘉三年累遷吳州刺史五年討周迪戰敗死之以所統失律無贈謚子正理嗣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頗有材任氣從高祖平侯景及帝踐阼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大建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爲緣江都督兗州刺史至德二年爲都督南北兗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歡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瀾守險隋軍士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進陣之士二縱之肅乃遣保延洲別帥廖

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
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
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
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
時至漢口爲隋秦王俊所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
之儲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盟主水
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
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茅來喻又使樊毅喻羅
睺共降慧紀及巴州刺史毕寶並
成憲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毕寶並
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
文學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高祖第六子也梁大清末高祖南
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沒恪還吳興及高祖東討侯景
昌與宣后文帝在吳興並爲景所囚景平拜長城國世
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容貌儁麗神情秀朗雅性聰
辯明習政事高祖遺陳都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
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
經義剖析如流尋與宣帝俱往荆州梁元帝除員外散

騎常侍荊州陷又與尚書僕射周顗侍中戴若思等俱渡江帝使過關石西觀以高祖故基禮之高祖即位顗遷護軍將軍周人許之而未遣及高祖崩乃遣之是時王琳梗於中流昌未得還君于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旦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請以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甲戌入朝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臨哭乃下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謚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弟信嗣伯信字孚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並爲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南康愍王曇朗高祖從子也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偶儻有大志梁簡文在東宮深被知遇爲文德主帥項之卒敬帝即位追贈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高祖受禪贈司徒封南康郡王謚曰忠壯曇朗少孤尤爲高祖所愛有膽力善綏御侄景平後起家著作郎高祖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

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受
和遣曇朗賫於齊既而
度江高祖大破之虜蕭軌等隨徐嗣徽
朗于晉陽時陳與齊絕
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
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
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
曇朗未賫於齊生子
在北又生二子方華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
王大建四年爲都督廣州刺史爲政殘暴爲有司奏免
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脩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
爲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民徵求財賄
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爲宗正卿未拜爲御史中丞
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爲鎮遠將軍直
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日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
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出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

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宴臺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非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從容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二十人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來閭閻淫溥于宰人伎抗拒傷損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蒨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禎明初爲侍中陳主與後主俱入長安隋文帝以其名將敬言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至德二年累遷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馮靖少孤爲嶺表大得人心士馬殷盛朝廷疑之以方慶爲廣州刺史以兵襲討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人和禎明二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州刺史王勇徵兵於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總管章洗帥兵屯嶺南平定已且欲觀變乃不從勇使高涼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始興太守魏萬頃蒙陽太守梁天惠等以兵會之方慶子也父冥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爲

司城大夫出為溫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奔陳拜
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
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在周長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
帝踐阼常思還北及王勇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
降隋隋授上儀同薨卒

文帝諸子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
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充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
生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桂陽王伯謀一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
王伯義蕭脩華生武陵王伯智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
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一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
王昌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高祖兄始興昭
烈王道談仕梁為直閤將軍侯景之亂領營二千援
臺城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兗州刺史封義興郡公
謚曰昭烈高祖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
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聖末遷于關中至是高祖遙
以宣帝龍衣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及高祖崩文帝

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之義徙封宣帝爲安成王伯茂爲姑與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璽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座奏加伯茂璽遠將軍置佐史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故文帝深愛重之是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郡臺墓大獲名賢遺跡書覽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有隸真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廣帝時伯茂右[illegible]勸成之師加等詐後宣帝[illegible]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衛將軍令入居禁中事與廢帝游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深不平日加憤怨嘗出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爲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illegible]廢帝爲臨海王真日又下令降伯茂爲溫麻侯時六[illegible]之外有別館以爲諸王冠晉之所名爲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殞之于東中時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禮容儀舉止閑雅喜慍不形於色高祖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乃令尚書蘭臺侍節兼太宰八坐奏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並宴於王第六年爲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下欲令伯山慰邊光大元年徙爲東揚州刺史累遷征南將軍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鼓角山水

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饗宴恒使爲主及遷所生母憂居喪以孝聞起爲鎮衛將軍將遷太尉既有命矣未及發詔禎明二年薨贈陳王遂無贈謚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諸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變乃並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又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二女嬪爲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隋才卿用由是並爲守宰徧

於天下君範位温令

新安王伯固字宇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胷日通精

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

王大建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

積聚所得俸禄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

中最爲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棰

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幽室至於草間輒呼人

從游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送宣帝頗知之遣使

若責讓者數矣十年爲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憤業無

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苛嚴國學有憚

游不脩習者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

三年爲都督揚州刺史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

伯固又善諛諶宣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

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詔求

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資年高位皆面折無

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游田野

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協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

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

赴及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趣白楊道
臺遣馬容等至爲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
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並特宥爲庶人國
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尋爲吳
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歷位尚書
左僕射後爲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
初爲成州刺史常少卿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爲侍中
國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于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也天嘉六年封位金
紫光祿大夫陳亡遷于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大建初
爲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虐後爲有司所劾十一年被
代徵還遂遷延不發爲御史中丞徐君蠲所劾免陳亡
入長安大業中爲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
涉經史大建初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爲特進陳亡入

長安大業中爲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大建中立位散騎
常侍薨子部大業中爲蕃未命
宣帝諸子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王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
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
叔明魏昭華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
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
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慤巴山王叔雄吳姬
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
叔慎王脩華生武昌王叔虞皇甫脩容生湘東王叔平施
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
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婕妤生海陵王叔儉南郡王叔澄
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訓叔武叔
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宣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
處叔封八人並未及封三子也梁承聖中生於江
巴陵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隆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第二十子卒無名

陵魏剋江陵宣帝遷關右叔陵留攻城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徇聲名彊梁無所攝屈大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豫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焉仗季卿慙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湖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怖晚懦叔陵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談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餚饌晝夜食啖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高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笞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遍爲亡右墨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宣帝弟之知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

用之微致違忤必致大罪晉室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
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舍無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
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
沐猴百戲又好游家墓閭遇有塋表姓名可知者輒命
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翫弄藏之
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十一年丁
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
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
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僞爲哀毀自稱刺
血寫浮槃經未及十句乃曰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
與之姦合所作尤不可道浸淫上聞宣帝責御史中丞王
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箠宣帝
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
大將軍及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
志命與藥吏礪切藥刀及舍人萃之際又命左右取劒左
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劒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斂
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對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
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樂安君吳氏時在

太后側自後擊時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撾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爲待也時吳媚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因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並

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西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曰須王心誓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溢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閤道下持其首徇東城仍縣於槍竿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

追之伯圖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闔暨士飛禽斫之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汚豬其宅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寬厚仁愛大建元年封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妃

拜濮儀叔堅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術數卜筮風角鐘律金琢工並究其妙初叔堅以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鼓簿不肯為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遂相鬬至有一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並從後主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為及行逆頓事以告後主叔陵以同三司揚州刺史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大將軍刺史如故時後主憲

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于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

是疎忌之[illegible]範宣試施文慶等並東宮舊臣日久陰持
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同三司之儀出為江州
刺史未發尋以為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令人造其厭
蠱刻木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跪拜晝夜於星
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今實後
主召叔堅因于西曹將黜之令近侍宣勅數之叔堅自
陳為佞人所構死日慙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
但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位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荆州刺史秩滿還都陳亡入隋遷于瓜州叔堅素貪
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酣酒不以耕種為事大
業中為遂寧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氣容
貌甚偉大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都
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
柔狀似婦人大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
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忝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

大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諡康簡子孝寬
嗣大業中爲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風采明贍博涉
經史善屬文大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
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
頗涉書史大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爲侍中未
還而隋軍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
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王遣使
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與畢寶并州刺史陳慧紀及文
武將吏赴漢口秦王並寘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于廣
陽門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
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並愧
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有自得志後上表陳在
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來江表
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
大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于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
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為逆誅其年立叔重為始興王以
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為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恩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
正後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
屬文大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為丹楊尹時後主尤愛文
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
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

江浦河公初素兵下荊州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內
將士剋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
盡於此乎兵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與侯正理
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
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
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待之暉
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棄兵
至五千人隋遣內陽公薛胄為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
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禽叔

愼泰王靳之漢口

義陽王叔達字子聽宣帝第十七子也大建十四年立位丹楊尹入隋大業中爲內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大建十四年立入隋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大建十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

宣帝第二十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朗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位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于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爲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爲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
位丹楊丞入隋卒于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淑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爲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恢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
入隋大業中爲汧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鷁觜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宣帝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
入隋大業中爲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
入隋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業字子徹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三年立
入隋大業中爲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佺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

入隋大業中爲書侍郎令

後主諸子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皇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獻王疑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琮龔貴嬪生南海王庱錢塘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祇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蕃其皇子總觀明綱統沖洽綽威辯十一人並未及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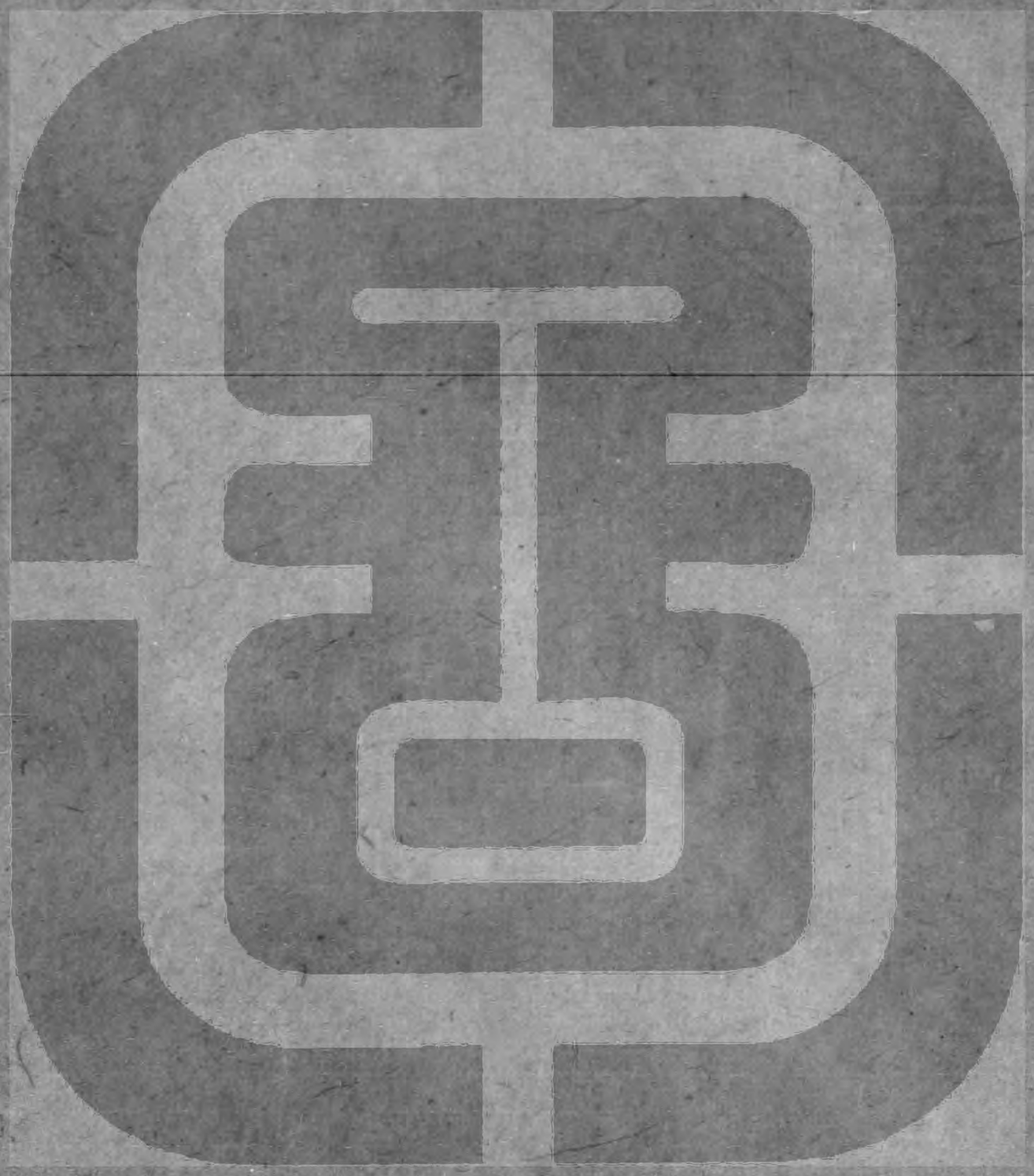
皇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

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及隋師濟江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僚逃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隋師排閤而入深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不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隋大業中爲袍罕

太守武德初爲祕書丞卒官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大建五年二月生於東宮母孫姬冣幸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爲已子後主年

長未有嗣宣帝命以爲嫡孫詔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十
年封永康公後主即位立爲皇太子徽性聰敏好學執
經録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
嬪並愛幸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
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爲吳興王加侍中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
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督
鄂州刺史入隋卒于長安
永嘉王彦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
江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汝南太守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
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
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邵陵王兢字承儉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入隋大
業中爲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善取陋性嚴酷數

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刻剥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
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
史入隋大業中爲昌隆令
東陽王恪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
業中爲通議郎
吳郡王蕃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大
業中爲任城令
錢唐王恬字承惔後主第十二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
卒于長安江左自西晉相承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
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
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准此爲差
武帝受命自永定迄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殊寵至
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宗室傳第六